

賈子次詁

賈子次詁敘錄

新定賈子內外篇六十有七漢故梁太傅洛陽賈誼  
著翼篇五則賈子傳記之屬三篇總十六卷正定王  
耕心饌次且爲校詁呂祐未寤旣卒業敬爲敘曰周  
秦之際先聖之微言幾墜於地惟荀子踵孟子之後  
攘斥異端扶翼政教赫然有呂警百世厥功偉矣當  
是時非荀子之出且無呂要聖學之終其後雖歧說  
蠭起必欲推其學於眞儒之外適自形門戶之陋於  
賢豪命世之隆替無與也逮漢氏呂椎魯定天下襄  
禮之士或曰通變自矜輔相之徒復誤解無爲之旨

幾墜之緒且湮沒無遺時則子賈子崛起洛陽首呂  
經世之學自勛旣秉伊傅之才復蘊忠貞之志其爲  
說悽愴往復若有不能已於言者呂是遠紹孔門之  
四科遂兼叔孫氏之三不朽本所獲呂視荀子有過  
之無弗及焉故論者謂三代呂後非賈子之出亦無  
呂原聖學之始及董子繼之呂正義明道之說建儒  
術不祧之宗相得益彰有非流俗運會所能掩者豈  
偶然哉夫經世之要惟呂兼濟天下爲榮瘁而已苟  
不能知兼濟之得失天下亦奚呂儒爲後世不達此  
義記誦益工門戶益峻道義之是非乃益呂淆一旦

強出所學曰應世變且適爲通識所詬病然則賈子之學亦有志之士所宜盡心也先考府君博通乙部諸籍偏好賈子之爲人同治中嘗著賈子年譜一卷抉擇幽微能補江都汪氏所未及小子耕心少聞緒言壯知嚮往顧其時方究心於生死性命之奧未遑致力也其後涉世益深寢通政教得失之故因取賈子舊著五十八篇及史漢呂次諸家所紀之文繹之乃知賈子之爲學其志道據德之繁雖備見舊書而經世諸說非博求史漢諸家所紀不足曰盡兼善之懿蓋體用既殊精粗亦別後世諸君子惟知沿襲舊

文尋檢枝葉不獨無旨知賈子亦非討論絕學之正軌於是創闢義例兼綜諸家重訂其書爲內外二篇復備摭傳記及內篇敘跋參以新說別爲翼篇以總攬其事實本末賈子遺書由是悉統於一靡所不具慕其學者乃無放失之悔後之君子可覽觀焉烏虜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內嚮之謂正外嚮之謂邪惟恐天下不治者爲君子惟恐天下不亂者爲不肖賈子之學由誠以入明其於邪正治亂之辨審矣惟其操本運末乃足師範百世學者苟能心知其意庶幾深契政教之原若德慧無聞神明鏤薄

或假兼濟高名轉昧治安實務是則賈子之罪人殆  
非余之所敢知已

過秦上弟一

內篇一卷弟一

過秦中弟二

過秦下弟三

數盜弟四

內篇二卷弟二

藩傷弟五

宗首弟六

親疏危亂弟七

制不定弟八

藩疆弟九

五美弟十

大都弟十一

解縣弟十二

執卑弟十三

威不信弟十四

孽產子弟十五

內篇三卷弟三

時變弟十六

俗激弟十七

保傅弟十八

階級第十九

鑄錢第二十

內篇四卷第四

銅布第二十一

淮難第二十二

益壤第二十三

屬遠第二十四

權重第二十五

無蓄第二十六

憂民第二十七

審微第二十八

內篇五卷第五



服疑第二十九

等齊第三十

瑰瑋第三十一

壹通第三十二

匈奴第三十三

連語第三十四

內篇六卷第六

傳職第三十五

輔佐第三十六

問孝闕文第三十七

禮第三十八

容經第三十九

春秋第四十

內篇七卷第七

先醒第四十一

耳痹第四十二

諭誠第四十三

退讓第四十四

內篇八卷第八

君道第四十五

官人第四十六

勸學第四十七

道術第四十八

六術第四十九

內篇九卷第九

道德說第五十

大政上第五十一

大政下第五十二

修政語上第五十三

修政語下第五十四

禮容語上闕文第五十五  
內篇十卷第十

禮容語下第五十六

胎教第五十七

立後義第五十八

陳治安大計疏一

外篇上卷第十一

諫使民願租鑄錢疏二

諫接王淮南諸子疏三

請封建子弟疏四

論積貯疏五

度湘水弔屈原賦六

外篇下卷第十二

服鳥賦七

旱雲賦八

虞賦九

史記賈子列傳

翼篇一卷第十三

漢書賈子傳

賈子年譜

翼篇二卷第十四

緒記上

翼篇三卷第十五

緒記下

翼篇四卷第十六

光緒二十八年太歲在壬寅夏四月甲辰耕心饌

賈子次詁敘錄竟

賈子卷第一 內篇一

正定王耕心次註

過秦上第一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闕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  
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  
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  
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

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遠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  
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  
家無事及至秦王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  
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曰爲桂林象郡百粵  
之君頰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  
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  
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曰愚  
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  
鑄曰爲金人十二曰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



河爲池據億丈之高臨不測之淵呂爲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  
王之心自呂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  
之業也秦王旣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  
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  
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倔  
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  
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  
豪傑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鎩也謫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呂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呂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中第二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呂四海養天下之士斐

然嚮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  
微五霸旣沒令不行於天下是曰諸侯力征彊凌弱  
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  
上有天子也卽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  
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  
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  
王道而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  
曰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  
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  
易其政不改其所曰守之者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

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呂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綽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呂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呂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呂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呂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呂持其後

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呂盛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呂飾其智而暴亂之姦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呂無道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姦僞竝起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呂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呂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

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覩始  
終之變知存亡之由是曰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  
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  
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  
四海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 過秦下第三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修關津據險塞繕甲兵而  
守之然陳涉呂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  
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  
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

鴻門會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傑  
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呂三軍之眾要市  
於外呂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  
不寤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  
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  
帶河呂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呂來至於秦王二  
十餘君常爲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執居然也且天  
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  
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者豈勇  
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執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

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隄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呂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案土息民呂待其敝收弱扶罷呂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呂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虛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呂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糜沒矣故使天下



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拊口而不言是曰三主失  
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  
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  
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  
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  
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  
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  
末竝失故不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  
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曰君子爲國觀之  
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

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持久而社稷安矣

校詁一

過秦上第一

舊弟殺函

盧本殺作峭史記漢書文選如文與左傳合是也今改正

呂闕周室

史記秦始皇本紀漢書呂作而盧本如文陳涉世家文選同是也今仍原文闕盧本

作窺漢書如文

四海之意

史記秦始皇本紀意作志是也今改正

文選同是

當是時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無也字盧本如文陳涉世家漢書文選

也今仍原文

守戰之備

盧本備作具文選同史記漢書如文是也今改正

昭襄

盧本下有王字諸家此句多脫誤惟漢書如文是也今改正

如文是也今改正

南取漢中

史記秦始皇本紀取作兼

文諸家同是也今仍原文

北收至之郡

諸家無北字文選同是也今仍原文

北字爲是愚按此數句悉本李斯諫逐客書李書本作北收上郡是也諸家無北字皆誤俞說尤失考今仍原會盟盧本會作同諸家肥饒之地史記秦始皇文如文是也今改正盧本如文諸家同當此之時史記秦始皇本紀饒作美是也今仍原文是也今此四君者漢書君作賢盧本如文仍原文此四君者諸家同是也今仍原文尊賢重士史記陳涉世家文選賢下有而字盧本如文秦始皇本紀漢書同是也今仍原文約從離衡史記陳涉世家離作連漢書文選衡作橫盧本如文諸家同是也今仍原文兼韓至之眾盧本無齊楚字史記陳涉世家漢書文選同惟秦始皇本紀作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丁先生日無齊楚皆脫文近世上元梅郎中校定此句如文是也今改正始皇本紀兼作并義亦未安今仍原文甯越盧本如文史記秦始皇本紀同別本史記亦作甯安之寧漢書藝文志作甯愚按如文是也今仍原文此字淆誤已久學者多不能辨考說文安寧之寧六下从心心下从器皿之皿詁曰安也奴丁切

乃安寧字之正文近世字書以為古文非也語詞之  
寧从心下从心切經典即目為安寧之正字非也又  
詞也音亦奴丁切經典即用舍之用詁曰所願也乃定  
一文从下从心心下从用舍之用詁曰所願也乃定  
切其音如侯姓氏之甯當作此目上皆說文正字安  
寧願詞二文音同義別而近世相沿合為一字又呂  
避諱故改書甯氏字為安寧字而甯氏字反誤作  
下必必下冉於是三字之形聲皆無定見矣甯越字  
藝文志既作俗文甯則其字當作甯氏之字同从必冉者  
从心从用讀乃定切與甯武子之字同从必冉者  
乃俗文不為之謀家無是也今刪正昭滑盧本昭  
足算也為之謀家無是也今刪正昭滑盧本昭  
書文選同史記秦始皇本紀如文陳涉世家作邵愚  
按諸家各異惟司馬貞呂滑為楚人當呂作昭為是  
呂昭屈景皆楚之兒良盧本兒作倪諸家如文愚按  
公族也今改正兒良古文倪氏皆作兒讀如倪五  
兮切倪乃後出字呂氏春之倫盧本倫作朋史記秦  
秋亦作兒是也今改正盧本倫作朋史記秦  
涉世家文選皆如十倍同秦始皇本紀漢書文選皆  
文是也今改正

如文是也  
今改正  
百萬之眾  
史記陳涉世家眾作師漢書作

同是也  
今  
仰關  
史記秦始皇本紀文選仰作叩盧本

仍原文  
顏師古皆謂秦地高攻者皆仰擊則曰作仰為是近

世桐城姚氏鰲謂叩關開關文義相承主用叩字然

作仰既見地形尤存古義呂開關延敵史記陳涉世

為開必待叩疏矣今仍原文

有而字盧本如文秦始皇本

紀漢書同是也今仍原文

當已曰逡巡為逡遁乃漢文通用字如漢書平當傳

逡遁有取敘傳逡遁致仕皆是也史記陳涉世家及

文選直作逡逡秦始皇本紀又作逡逡逡逃皆誤漢

書本文又作逡逡尤謬顏師古乃強為解詁殆近夢

璽今仍  
而天至困矣  
史記陳涉世家作而天下已困矣盧

原文  
本如文秦始皇本紀文選同是也

愚按無諸侯字殊謬今仍原文

從散約解  
史記陳

漢書解作賁盧本如文秦始皇

本紀文選同是也今仍原文

賂秦  
史記秦始皇本

本紀文選同是也今仍原文

賂秦  
史記秦始皇本

賂秦  
史記秦始皇本

賂秦  
史記秦始皇本

如文陳涉世家漢書文制其敝盧本敝作弊史記陳  
選同是也今仍原文秦始皇本紀如文愚按敝乃正文是也困敝  
亦引伸之義作弊後世增益字也今改正漂櫓盧  
櫓作櫓史記秦始皇本紀漢書皆作鹵陳涉世家文  
選如文愚按說文櫓大盾也櫓爲重文鹵屬通假作  
櫓是也今改正俗味櫓之分裂山河  
本義惟呂爲櫓櫓字非也山河史記秦始皇本  
河山盧本如文陳涉世家漢書同愚按山請服盧本  
河有陰陽之判直作河山非也今仍原文  
伏文選同史記漢書施及  
如文是也今改正施及  
文選同愚按施延義同而施文九古蓋  
賈子自作施今仍原文讀難易之易享國日淺史  
陳涉世家漢書文選國下有之字盧本及至秦王盧  
如文秦始皇本紀同是也今仍原文本  
秦王作始皇史記陳涉世家漢書文選同惟秦始皇  
本紀如文愚按盧及諸家作始皇非誤也顧中下篇  
皆作秦王此獨作始皇殆非義例所宜有桐城姚氏  
日篇中秦王史記本如此漢書皆作始皇鼎按陳政

事疏亦稱始皇爲秦王似誼惡暴秦不稱其謚姚說  
既精復證曰始皇本紀則此文決不當作始皇明矣  
今改正如文不但折衷義例亦所曰奮六世史記秦  
存賈子之原文也下文秦王均仿此奮六世始皇本  
紀奮作續盧本如文陳涉世家御宇內漢書御作馭  
漢書文選同是也今仍原文御宇內盧本如文史  
記文選同愚按御馭古通用而有車馬之別御敲扑  
宇當曰車言不得曰馬言作御是也今仍原文敲扑  
盧本作搞朴史記秦始皇本紀作捶拊陳涉世家作  
敲朴漢書文選如文愚按敲爲說文正字搞乃後出  
之文扑爲尙書教刑正名其文从手从木之威震四  
字訓木皮與教刑無涉作敲扑是也今改正威震四  
海盧本震作振史記文選同漢書如文愚按震警字  
从雨振救字从手二文義正相反不當通假盧及  
諸家多作振殊謬作震百粵史記文選粵作越盧本  
是也今改正下文仿此百粵如文漢書同愚按二文  
異地不當通假作粵是類首繫頸盧本類作俛史記  
也今仍原文下仿此類首繫頸秦始皇本紀文選  
同漢書如文繫盧作係諸家多同惟史記陳涉世家  
如文愚按類正文俛俯皆後出重文繫正文係亦重

文作類繫是乃使漢書乃作通盧本如文史記文選

也今改正乃使同愚按乃正文迺重文今仍原文

藩籬文選藩作蕃盧本如文諸家同愚按士不敢史記

陳涉世家士下有亦字盧本如文彎弓史記陳涉世

諸家同愚按有亦衍今仍原文彎弓家彎作貫盧

本如文諸家同愚按彎正文燔史記秦始

貫通假作彎是也今仍原文燔史記秦始

燔燔作焚盧本如文陳涉世家文選同愚按殺豪俊

燔說文正字焚字後出作燔是也今仍原文殺豪俊

史記秦始皇本紀倭作傑盧本銷鋒至十二

如文諸家同是也今仍原文銷鋒至十二

漢文選同潭本作鏑古本史記同愚按鏑乃正文鏑

屬通假作鏑是也今改正此句諸家皆同盧本惟史

記秦始皇本紀作銷鋒鏑鏑呂為金人十二文與本

紀正文及此皆不合僅易數字幾不可通決非賈子

原文今天下之民史記秦始皇本紀天下作黔首盧

所不取天下之民本如文諸家同是也今仍原文

踐華史記秦始皇本紀踐作斬盧本如文諸家

同索隱曰賈子本書作踐是也今仍原文為池



史記秦始皇本紀池作津盧本  
億丈之高史漢文選

如文諸家同是也今仍原文  
本如文愚按城複上文  
作高是也今仍原文  
不測之淵史記文選皆作不

測之谿漢書淵作川愚按賈子文不必目億丈百尺  
為對作不測是也目淵為谿為川乃唐人避諱所改

作淵是也  
今訂如文  
萬世之業也文選無也字盧本如文  
然而

陳涉史記秦始皇本紀無然而二字盧本如文  
同愚按無二字謬甚今仍原文或無而字亦非

甕牖史記秦始皇本紀作甕盧本  
如文諸家同是也今仍原文  
亡隸史漢文選皆

如文愚按毗古文氓周  
官多作毗是也今改正  
之徒也史記秦始皇本紀無

同愚按無也殊  
中庸盧本庸作人史記同漢書文選  
謬今仍原文  
中

仲尼墨翟盧本諸家皆如文是也義見李善說今改正  
或作仲弓盧氏意目為是蓋不知孔墨竝

稱屢見晚周諸子改尼為弓乃之賢漢書賢作知盧  
出淺人妄竄決非賈子原文也  
本如文諸家同

是也今之富史記陳涉世家富下有也字盧仍原文倨起至

之中盧本倨作倨文選同史記秦始皇本紀作而倨

及漢書文選如文史記竝作什伯愚按而衍文今不

取作倨作阡陌皆是也上云躡足行伍之閒謂為成

卒也此云倨起阡陌之中謂起自田閒也今參訂如

文俞氏謂阡陌當作什伯蓋未考二句之義且忘行

伍猶什伯轉與上文繁複也免乃率罷散盧本率如

俛字之誤顏師古必為強解九謬率罷散文諸家同

惟漢書作帥罷散盧本作疲弊史漢文選轉而攻秦

皆如文愚按諸家是非各異今參訂如文轉而攻秦

史記秦始皇本紀作而轉攻秦盧雲集響應盧本集

本如文諸家同是也今仍原文雲集響應作合漢

書同史記陳涉世家作會文選集下有而字山東豪

秦始皇本紀文選如文是也而衍文今改正山東豪

傑史漢文選傑作俊盧本如文王謨及諸本同愚按

傑作傑是也上文豪俊謂賢材也此文豪傑謂雄傑

之人也文近似而實不同陳涉世家屢言召三老豪

傑徵國之豪傑及貴人豪傑即此所謂豪傑也史漢

諸家皆與上文比而一之謬矣惟盧及諸  
本舊文僅存今據定如文無取摹校也  
遂竝起本

無遂字潭本如文史漢  
且夫天下史記陳涉世家漢

文選同是也今補正  
書無夫字盧本如

文史記秦始皇本紀文選同愚按  
非尊漢書作不齒

無夫字文義不備非也今仍原文  
盧本如文諸

家同是也之君也史記秦始皇本紀  
漢書無也字盧

今仍原文之本如文陳涉世家文選  
同是也今

仍原 鉏 耨 盧本如文諸家多同惟  
文選鉏作鋤史記

是也耨經子諸家皆作耨亦  
非鋤盧本作不敵漢書

當目从耒爲正今仍原文  
非鋤同潭本作非鉏史

記陳涉世家文選同惟秦始皇本紀  
如文愚按句戟

不敵殊謬鋤鉏皆說文正字是也  
今改正如文句戟

盧本句作鉏漢書文選同史記如文  
愚按說文謫戍

句曲也句戟長鍛對待之文作句  
是也今改正謫戍

史漢謫作適文選作謫盧本如文  
愚按謫爲非抗於

正文見說文餘皆通假不足算  
今仍原文

非抗盧本如文史記秦始皇本紀  
文選同陳涉世家

作非僞漢書作不亢於字盧本  
無潭本及史漢文選

皆有愚按抗乃正文亢屬通假作抗是也不亢未安非僞亢謬無於字亦不可曉今補正九國之

師也史記秦始皇本紀無也字漢書曩時史記作鄉

文漢書文選同愚按曩嚮義同功業相反也漢書反

鄉屬通假作曩是也今仍原文功業相反也

字文選無也字盧本如文史記同愚按試使史記陳

有何無也皆屬笑資不足辨今仍原文試使

試上有嘗字盧本如文則不可

諸家同是也今仍原文則不可

今仍然秦至之地史記陳涉世家然下有而字盧

原文然秦至之地史記陳涉世家然下有而字盧

乘之權盧本作致萬乘之執史記陳涉世家作致萬

區區言其地之小千乘言其執之弱皆原秦之先世

為言蓋謂孝公時也致萬乘字文義非當蓋出妄竄

俞氏說同如文抑八州史記秦始皇本紀漢書文選

是也今改正抑八州史記秦始皇本紀漢書文選

家如文愚按如文是也今改正作序未安招百有餘

乃抑字形近之誤俞說必目序為是非也

年矣

漢書無矣字盧本如文史記文然後至為宮史

秦始皇本紀後作后漢書同盧本如文陳涉世家文

文仁義不施

漢書義作誼盧本作心譚本及史記文

義乃道德之總會惟作仁心狹矣誼乃仁誼字之正

文當从漢書曰適為賈子之名復與諸經相違今不

取義則誼之過秦中第二

舊弟

秦并海內

盧本秦下

三字史記如文愚按滅周祀衍文也秦莊襄王滅東

西周東西周皆入於秦周既不祀見史記周本紀是

周祀之滅久在莊襄王時上篇已言吞二周此復言

滅周祀贅矣史記無此文是也今刪正或言如陽人

一聚何答天下大君當曰宗廟為存亡乃曰三家村

中一聚何答天下大君當曰宗廟為存亡乃曰三家村

乃計校至曰四海養

此可哀已曰四海養

目養四海則居大君之位肫然曰保衛生民為事矣

嬴氏如肯保衛生民尚何傾覆之有四字得失實關

暴秦一代之是非存亡則史記之謬審  
矣今仍原文彌足見賈子褒貶微旨  
嚮風史記嚮

本如文是也  
若盧本無者字史記五霸既沒盧

沒作減史記如諸侯力征盧本征作政史記同盧氏

文是也今改正  
作征是也呂政為征不彊凌弱盧本彊作強史記如

若呂征為征矣今改正  
彊正文彊通假義大罷敝盧本敝作弊史記即元

切作彊凌是也今改正  
元之民史記即作既盧本如文愚按二文義守威定

功盧本守作專史記如文愚按專而立私權盧本權

記無而字愚按作愛謬  
禁文書盧本禁作焚史記安

甚無而亦非今改正  
定者盧本定作危史記如文愚按安安其身定其

謂安危之本若復作安危謬矣今改正  
天理人情自然之權衡也與上文私權正相反此言

至術也

盧本作推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史記如文譚本同愚按盧本誤衍史記是也今改

正秦離至待也

盧本秦下有雖字其所呂上有是字守之者作取之也其所呂守之者史

記作是其所呂取之守之者異也而待也史記無也字餘如文愚按孤獨而有之謂歧視其民惟君孤立於上也此言秦王既呂霸術取天下當知逆取順守之義悉變其舊術轉呂王道之大公守之庶幾可久乃不知更化之術不尙王道之大公惟仍執戰國并兼之習歧視其民呂暴虐爲守故孤立於上其亡可立待耳上文已略言取與守不同術故此文惟言秦不知呂安定爲守致天下怨叛馴致覆亡盧本及史記皆有誤衍遂不可通今據兩家計上世盧本計作本訂正如文庶免支離背馳之咎計上世論史記如文是也猶未有史記猶作而盧本如而觀其政盧本今改正史記猶作而盧本如而觀其政盧本亡史記如文愚按作亡謬甚諸本及意林所引皆作政與史記同惟建本作亡殊不足信盧氏从之復強爲之說非也下文方代籌幹蠱此已先言天下天下莫不觀其亡決不可通矣史記是也今改正

噉噉

盧本噉作噉史記如文下下有之字愚按噉說

文替為重文囂屬通假也既有正文易為仁盧本如

無取通假矣今改正之衍文今刪

同意林仁作治愚按囙囙盧本如文史記囙作囙愚

作仁九切今仍原文

文除去收拏是也拏正文帑通假今補訂如文除更

節修行盧本修作循史記而目至天下盧本如文史

按作威謬甚天下集矣盧本無天下二字集作息史

今仍原文歡然史記歡作謹盧本如文愚按歡乃正

今改正歡然史記歡作謹盧本如文愚按歡乃正

原文惟恐史記惟作唯盧本如文愚按說文唯訓狡

猾史記同是也今改正弭矣史記弭作止盧本如

仍原重曰無道盧本如文史記重下有之更始至之



宮盧本如文史記無之字盧及史記此句上皆有壞

愚按徐廣蓋猶及見古本故有此說諸家失考皆增

此五字疏矣更始作者已罷復作與始作同故云然

諸家既衍五字因讀與民更始為句不知壞宗廟事

二世所無本紀具在不當誣罔與民更始乃更化之

美詞亦不當加諸作阿房之上近世校本未檢徐廣

之說又謂與民更始句當在不行此術之下於是此

數句之文皆不可通尤不足辨今從徐說刪此吏弗

五字訂此句如文史記無之字亦非今仍原文吏弗

能紀盧本弗作不史記主不收恤盧本恤作郵史記

正文作不恤上下相遁盧本句上有而字史記同丁

是也今改正上下相遁先生曰而字衍愚按先生說

是也今改正上下相遁先生曰而字衍愚按先生說

刪正今刊戮戮正文修通假也今改正君卿盧本作

羣史記如文愚按君謂封士之奮於大澤盧本如文

君將相之屬也作羣非今改正奮於大澤史記奮下

有臂字愚按臂涉下觀始終之變盧本觀作見見上

篇誤衍今仍原文觀觀始終之變有者字屬上句始

終作終始史記無者字始終如文俞氏曰此本作觀  
觀字誤分爲者見二字亦猶禮記祭義篇分觀爲閒

見二字愚按俞說及始終存亡之由史記由作機盧  
字皆是也今訂正如文

仍原牧民之道盧本民作之史記安之而已盧本已  
文

字史記如文愚按天下至之臣盧本無天字史記響  
無矣是也今刪正

應之助矣盧本無矣字史記行義盧本行作爲史記  
如文是也今補正

富有四海史記四海作天下盧本如文愚按身不至  
天下複上四海是也今仍原文

殺者盧本作身在於戮者史記如文愚正傾非也盧  
按盧本脫誤史記是也今改正

作正之非也史記如文愚按過秦下弟三舊弟秦兼  
盧本謬甚史記是也今改正

諸侯史記作井兼諸侯盧本修關津盧本修作循史  
如文是也今仍原文

作津關愚按作循誤俞氏說同繕義未安關津亦據  
有陰陽之別丁先生謂當作關津是也今定如文

險塞

盧本險作險史記如文愚按險  
繕甲兵盧本如

繕作

正文險通假史記是也今改正繕甲兵盧本如

與上

互易非也今仍原文呂伐至數百盧本散亂之眾

數百

史記如文愚按盧本阻險不守盧本險作險史

脫誤

史記是也今改正阻險不守盧本險作險史

改不

闕盧本闕作閉史記楚師深入盧本師作沛史

改藩

籬之艱盧本艱作難史記山東大擾盧本無大

正

如文史記同愚按無豪傑相立盧本史記傑作俊

篇作

傑是因呂三軍盧本呂作其史記如文愚按呂

也今

改正因呂三軍盧本呂作其史記如文愚按呂

謀其上

盧本上作二史記如文盧氏疑當作貳愚按

誤是

矣然賈子生當漢初或別有所本未可知不得

據史

遷孤文遽議其失今從史記作上呂史錄此文

當在

俗本賈羣臣之不信盧本不下有相字史遂不

子之

前也羣臣之不信盧本不下有相字史遂不

寤盧本寤作悟史記如文愚按寤目形言悟目心言  
九甚史記之文改正借使盧本如文史記借作藉愚按借  
彌切矣今改正乃正文藉屬通假今仍原文  
僅得中佐盧本上有而字史三秦之地盧本如文史  
按三秦正賈子時語史未當絕也盧本未當作宜未  
輒刪去疏矣今仍原文史記如文是也今  
改此豈世賢哉盧本如文史記作豈世賢而攻秦  
矣盧本無而字史記如文當此至便也盧本此文惟  
蛆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執不便  
凡二十四字史記作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  
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  
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  
足哉形不利執不便也凡六十一字愚按此節之文  
本書及史記皆有差謬非詳事考訂其文句且不可  
通曉蓋賈子之意上文既有且天下嘗同心并力攻  
秦之句其下必當有當此之世一節之文乃合其發

明上篇及振舉下文之執盧氏不問義法不取史記  
惟曰苟存舊文為事致此二十四字與上下不相承  
接其脫誤固不待辨史記此節文雖詳而有體又衍  
秦乃延入戰等三句十九字詞語凡陋且複上篇殆  
出後人妄竄決不可存故此節之文固宜呂史記補  
本書脫誤復當刪除史記妄竄之語乃無餘憾今參  
訂如文學秦小至守之得隄塞而守之史記如文愚  
者詳之按盧本多脫誤與上節呂利合盧本合作會史記其  
同史記是也今改正  
下未附盧本下作名史記如文愚按名曰亡秦史記  
為盧本如文是難犯也盧本無也字史記案土盧本  
也今仍原文如文是難犯也如文是也今補正案土  
史記案作安索隱曰賈書作案愚按案讀為按止也  
見爾雅釋詁土疆域也案土謂撫安其境內使止息  
也俞氏謂土當作士卒呂待其敝盧本敝作弊史記  
之士非也今仍原文呂待其敝如文愚按敝乃正  
文史記是也收弱至之君盧本作承解誅罷呂令國  
今仍原文君史記如文愚按盧本脫

誤史記是富有四海盧本如文史記四海作天下其

救敗盧本無其字救乃正文按說見中篇今仍原文其字脫

而不問盧本如文史記按無而脫文今仍原文三主至不悟盧本

有之字無而字史記如文愚按深慮知化盧本深下

字史記如文拂過與弼同忌諱之禁盧本句下有

是也今刪正身為糜沒盧本作身糜沒史記作戮沒愚按

今刪正身為糜沒盧本脫為字史記戮字誤今改正

如甘口盧本推作閩史記如文愚按作閩複上文史

文甘口記是也今改正說文推有持也甘口不敢言

亦見漢書忠臣至哀哉盧本忠上有而字無二敢字

鼂錯傳忠臣至哀哉謀下有也字姦下有臣字哀

作悲史記如文愚按盧本或脫壅蔽盧本如文史記

或衍皆誤史記是也今改正壅蔽壅作雍愚按壅

文當目从土為正周官雍氏飾法盧氏日飾五霸征

乃古文通假字今仍原文飾法讀為飭五霸征

盧本如文史記作伯愚按伯霸皆屬假借  
經典通用無區別今仍原文呂符中篇  
天下震盧

如文史記震作振愚按文史記  
非也說見上文今仍原文  
百姓至叛矣盧本如文

有望字叛作昨愚按望衍文叛正  
字畔通假史記非也今仍原文  
王序盧本如文史

隱曰賈書五作王愚按王序王政之次  
序也王讀去聲作五非也今仍原文  
而千至不絕

盧本無而字歲作載史記如文愚  
按盧本脫誤史記是也今改正  
故不長久盧本不能

長史記如文愚按無久字  
殊謬史記是也今改正  
由是觀之盧本如文史記

文義同今鄙諺曰盧本如文史記鄙作野愚  
仍原文  
後事之

師按盧本無事字史記如文愚  
按無事脫文也今補正  
參呂人事盧本目作之

也今變化因時盧本如文史記因作有愚按因時  
改正  
曠

日持久盧本持作長史記同丁先生曰同里雷氏學  
淇校此文呂長為持其說曰長複上文此當

作持長持乃聲轉之誤愚按雷氏之說莫詳所  
本然呂二字爲聲轉之誤乃確詰也今據改正



賈子卷第一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栞版  
存秦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第二 內篇二

正定王耕心次詁

數寧第四

臣竊惟事執可痛惜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大  
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目疏舉進言者  
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  
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  
不敢顧身敢不昧死目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  
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  
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難因謂之安偷

安者也方今之執何呂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  
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  
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射獵之娛  
與安危之機孰急也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  
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呂常安四望  
無患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  
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  
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  
爲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  
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

令匙有耳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  
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惟呂政順庖神爲可呂益壽  
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絰綵之  
葬各呂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呂足則至尊之壽輕  
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呂此言信之因生爲明  
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  
始取天下爲功始治天下爲德因觀成之廟爲天下  
大宗承天下太祖與漢長亡極耳因卑不疑尊賤不  
踰貴尊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眾不疑眩耳因  
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

襲迹而長久耳臣竊曰爲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  
曰承祖廟曰奉六親至孝也曰宰天下曰治羣生神  
民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  
曰爲萬世法曰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  
安至明也壽竝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曰陛  
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  
難也陛下何不一爲之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  
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  
至孰也雖使舜禹生而爲陛下計無曰易此

藩傷弟五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故甚非所曰安主上非所曰活大臣者也甚非所曰全愛子者也既已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礪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眾土地之博足曰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曰微幸執不足曰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曰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曰須之子生

而立其身雖天夫將何失於實無喪而葆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皆如長沙可呂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呂厚此

宗首弟六

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若此況莫大諸侯權執十此者庠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所置傅歸休而不肯仕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呂上偏置

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乃欲爲  
治安雖堯舜不能黃帝曰日中必熒操刀必割今令  
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  
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呂天子之位用天下  
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呂危爲安呂亂爲治  
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匡天下虜

親疏危亂第七

假令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  
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  
在代六七公者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卽



天子之位試能自安庠哉臣有呂知陛下之不能也  
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執  
呂豫席之也諸侯率幸者乃得爲中涓其次僅得爲  
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年卽天子之位割  
膏腴之地呂王有功之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  
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無天  
下者五六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  
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呂是一歲爲安陛下  
獨安能呂是自安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  
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

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  
皆無恙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卽天子之位能  
爲治虐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爲人  
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  
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  
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召之焉可致  
幸而至法安可得尙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天下  
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乃啟其口  
匕首已陷於胸矣陛下雖賢誰與傾此故疏必危親  
必亂陛下之因今曰爲治安柰何知其必且危亂也

然且吟讎而堅控守之爲何如

制不定弟八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自黃帝而已困呂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旣撫天下卽天子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十發呂帝之執身勞於兵閒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愛化而爲仇所信反而爲寇可不怪也地里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卽位呂來濟北一反淮南爲逆今吳又見告

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  
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尙幼偷緩之數也且異姓負疆  
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曰然同姓襲  
是迹而處骨肉相動又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  
禍之變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尙不能曰安後世  
奈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  
所剝割皆象理也然至髀髀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  
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  
執已定權已足矣乃曰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  
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眾髀髀也釋斤斧之制

而欲嬰呂芒刃臣呂爲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

藩疆第九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疆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國比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呂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執然矣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呂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爲徹侯而

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目義國小則無邪心

五美第十

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爲若干國趙楚爲若干國制旣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各目次受其祖之分地地盡而止趙幽王楚元

王之子孫亦各目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  
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目爲國空而置之須  
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  
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目數償之故一寸  
之地一人之眾天子無所利焉誠目定治而已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制  
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懽親諸  
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  
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  
之謀不生機奇啟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效順

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臥赤子  
天下之上而安待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長  
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  
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

### 大都第十一

昔楚靈王問范無字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  
車各千乘焉亦足曰當晉矣又加之曰楚諸侯其來  
朝虜范無字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  
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  
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曰威晉若充之曰資財



實之呂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  
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爲楚國大  
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  
之呂兵車充之呂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  
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  
死於乾溪芋尹申亥之井爲計若此豈不可痛也哉  
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虜時虜可痛惜者此也  
天下之執方病大燠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  
如股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固無聊也  
失今弗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此所呂

竊爲陛下患也病非徒癘也又苦蹶齧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曰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曰偁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癘也又苦蹶齧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 解縣第十二

天下之執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執也天下倒縣莫之能

解猶爲國有人虜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譬且病痲夫譬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臥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望信威廣德難已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進諫者類曰爲是固不可解也無具甚矣陛下肯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徙之匈奴中國乘其威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陛下威憚大信德義廣遠俛視中國

遠望四夷莫不如志然後退齋三日曰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曰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執卑弟十三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曰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爲戎人諸侯也執旣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曰帝皇之號特居此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千石大縣曰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甚竊爲

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曰臣爲屬國之官曰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曰艸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惟上財幸而後復罷屬國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滂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獵猛獸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蓄兔所獵得毋小所搏得毋不急虐玩細虞不圖大患非所曰爲安

威不信弟十四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

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爲陛下不足天下之執倒植矣莫之能理猶爲國有人虜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校詁二

數寧第四

舊第五

長大息

盧氏曰大息歎息之大也俗本作太息非愚按盧解不必

然說見外篇陳治安大計疏

及難

愚按難同然燒也

孰急也

盧本此句下有臣聞之自

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歲年而武王

起故聖王之起大呂五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

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

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

是日慘亂業握危執若今之賢也明通曰足天紀又

當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百

二十三字俞氏謂當移置篇首臣竊惟事執之上則

文理俱順愚按文殊不類雖強移篇首亦屬笑資此

等決出後人妄竄徒增晏子至益壽篇見晏子春秋內

賈子之玷非也今刪

穀食至呂足盧本足作是注謂當作足是也今改正

百年為天至極耳盧本本作為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

也今改藩傷弟五舊弟六爽其憂盧本此下有凶饑數動

正之所罹豈可豫知二十字丁其身雖天盧本雖天作

先生曰伺隙妄竄是也今刪

訂如文是宗首弟六舊弟四親疏危亂弟七舊弟二假

令至曩時

盧本此上有陛下有所不為矣臣將不敢

也今刪時

盧本作也別

六七至無恙

盧本句上衍令

本如文是也今改正

皆誤今據

為舍人盧本此下有高皇帝南面稱帝諸

漢書改正

中子王趙

盧本作中山王王趙注呂為吟

今刪

盧氏曰吟齟疑當作噤齟方

為何如

盧本此下有制

言作馮

齡音皆相同怒也

為何如

盧本此下有制

丁先生曰

妄竄不可曉是也今制不定弟八

舊第

十四

刪此下仍有闕文無從補正矣

皆象理也

盧氏曰當謂仿像

緩如文是也今改正

皆眾理

藩疆弟九

舊弟

而最忠

愚按句隙妄

五美弟十

舊弟

諸侯之君

敢自殺不敢

竄可哂今刪

反心知必

菹醢耳丁先生謂語

歸命天子

盧本此下

意凶險決出妄竄是也今刪

賈子二

主



可曰微倖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十六字棧奇啟章

丁先生曰意是辭非亦出妄竄是也今刪

盧本棧奇作機奇漢書作柴奇後淮難篇亦作棧奇

盧氏說柴棧音義兩通韓詩外傳齊景公游牛山事

有柴車晏子春秋作棧車是其證也曰棧為機形近

之譌啟章漢書作開章曰避景帝諱改愚按盧說是

也今改正作棧奇與淮各目至而止盧本作王之分

難篇同啟章仍原文

訂如文是久不為此盧本此下有五美二字注曰為

也今改正久不為此目上文丁先生曰二字與篇首

題名同典籍無此例妄竄無疑盧大都第十一舊弟

說非愚按先生之說是也今刪

必此四城盧氏曰左傳但言陳蔡不羹而無葉杜預

此是解縣第十二舊弟二不輕得息盧本此下有苦

也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饌至難也十九上弗肯使盧本

字丁先生曰伺隙妄竄是也今刪

有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為陛下惜之徒之匈奴盧

十四字丁先生曰伺隙妄竄是也今刪

徙作徙徙是也今改正乘其威盧本威作歲俞氏訂德

義廣遠盧本此下有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執

卑弟十三舊弟二胡不至之官盧本胡不下有使臣

古小諸侯之所銓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二十

字丁先生曰胡不呂臣為屬國之官明是一句此於

一句之內妄竄數語且不可曉幾同威不信弟十四

嘲戲矣愚按先生說是也今刪正威不信弟十四

舊弟二竊謂至不足盧本此下有且事執有甚逆者

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

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願居

下是倒植之執也六十六字丁先生曰事執句不成

語天子者目下一節已見前篇此屬妄竄愚按先生

說是也捫然愚按捫乃謫文盧氏疑當作左傳捫

賈子卷第二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  
存秦州寓宅龍樹精舍  
栞版